

康有為全集

第五集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康有为全集

第⑤集

康有为 撰
姜义华 张荣华 编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五集编校说明

本集收有三部专著《中庸注》、《孟子微》和《礼运注》，以及康有为于1898年9月至1901年撰写的一系列论说、函札、自传、奏折、章程、电文、照会等。这些资料，清楚地记录了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如何流亡海外，如何争取中外各种力量的支持、频繁地进行“救上”与“勤王”的活动，如何着手从理论上、思想上作新的概括与总结，为研究这段时期中康有为的政治生涯及思想发展提供了较充分的原始资料。

康有为在这段时期内另撰有《光绪圣政记》等书，今已佚失。所作论说、函札等文，虽尽力爬梳，但时隔既久，搜集不易，难免挂一而漏万，恳希读者提供进一步访求的线索。

姜义华 张荣华

1998年3月

目录

与李提摩太书 [1898年9月24日]	(1)
戊戌轮舟中与徐勤书及丁巳跋后 [1898年9月24日]	(2)
戊戌轮舟中绝笔书及戊午跋后 [1898年9月24日]	(4)
致李提摩太书 [1898年9月25日]	(7)
与班德瑞的谈话 [1898年9月25日]	(8)
与窦纳乐的谈话 [1898年9月27日至29日]	(10)
戊戌与李提摩太书及癸亥跋后 [1898年9月30日至11月21日]	(12)
谢奉到衣带密诏折 [1898年10月初]	(16)
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电 [1898年10月1日]	(17)
致徐勤电 [1898年10月1日]	(18)
答《中国邮报》记者问 [1898年10月4日]	(19)
与日本驻香港二等领事上野季三郎谈话 [1898年10月10日]	(27)
与柏原文太郎书 [1898年10月25日后]	(28)
与柏原文太郎之笔谈 [1898年10月26日]	(29)
写赠何晓生书 [1898年10月]	(30)
致日本驻华公使照会 [1898年10月]	(31)
致英国驻华公使照会 [1898年10月]	(33)
奉诏求救文 [1898年10月]	(35)
致袁世凯书 [约1898年10月]	(39)
与近卫笃磨书 [1898年11月2日]	(40)
与近卫笃磨的谈话 [1898年11月12日]	(41)
致冈田正树书 [1898年11月下旬]	(43)
致日本思父书 [1898年11月后]	(44)
致枚叔书 [1898年12月27日]	(46)
论中国变政并无过激 [1898年12月]	(47)
上母亲书 [1899年1月3日]	(56)
与近卫笃磨笈 [1899年1月24日]	(57)
我史附日记 [1899年1月]	(58)
与近卫笃磨笔谈 [1899年2月13日]	(107)

复依田百川君书 [1899年3月前]	(108)
光绪圣德记 [1899年3月]	(110)
木堂记 [1899年春]	(116)
答域多利《泰晤士报》记者问 [1899年4月11日]	(117)
游域多利、温哥华二埠记 [1899年4月16日]	(118)
与柏原文太郎书 [1899年4月17日]	(120)
在温哥华鸟噉士晚士喇埠演说辞 [1899年4月20日]	(121)
祝柏原祖太夫人寿庆 [1899年4月]	(124)
域多利兴学记 [1899年4月]	(125)
游加拿大记 [1899年5月]	(126)
与西士语 [1899年6月]	(127)
修筑津镇铁路说帖 [1899年夏]	(129)
保皇会草略章程 [1899年7月]	(130)
致及门诸子书 [1899年7月后]	(131)
告各埠保皇会书 [1899年8月]	(132)
美洲祝圣寿记 [1899年8月]	(133)
加拿大未洁岛祭六君子文 [1899年9月17日]	(134)
英属等埠商民请皇太后归政皇上折 [1899年9月]	(135)
复谭朝栋书 [1899年10月2日]	(136)
复山冈音高书 [1899年10月2日]	(137)
与黄仕初等书 [1899年10月2日]	(138)
与腾芳书 [1899年10月2日]	(139)
与梁启超书 [1899年10月27日]	(140)
唇齿忧 [1899年10月底]	(141)
题品川子爵赠松阴遗墨 [1899年10月底]	(143)
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 [1899年10月]	(144)
与某某书 [1899年10月]	(156)
与丘逢甲书 [1899年11月]	(157)
致谭张孝书 [1899年12月7日]	(158)
与简朝亮书 [1899年]	(159)
卢寿嵩著医书序言 [1899年]	(160)
致某某书 [1900年初]	(161)
与近卫笃磨书 [1900年1月30日]	(163)
致大隈伯书 [1900年1月底]	(164)
与同薇、同璧书 [1900年2月16日]	(166)
与经元善书 [1900年2月]	(167)

诸夏音转为诸华诸华音转为支那考 [1900年2月后]	(169)
与近卫笃磨书 [1900年3月20日]	(172)
与同薇、同璧书 [1900年3月23日]	(173)
海外宜合公司以救君国演说节录 [1900年春]	(174)
上母亲书附与同薇书 [1900年5月3日]	(175)
与同薇、同璧书 [1900年5月19日]	(176)
拳匪头王培佑超升京尹论 [1900年5月]	(177)
致梁荫南书 [1900年5、6月间]	(179)
致唐才常书 [1900年6月初]	(180)
上母亲书附与同薇、同璧书 [1900年6月2日]	(182)
致徐勤等书 [1900年6月2日]	(183)
致徐勤等书 [1900年6月5日]	(185)
与同薇书 [1900年6月8日]	(188)
与欧榘甲书 [1900年6月20日]	(189)
与麦来年等书 [1900年6月23日]	(190)
与麦来年等书 [1900年6月23日]	(191)
与徐勤书 [1900年6月23日]	(192)
与办事诸君书 [1900年6月24日]	(193)
与谭张孝书 [1900年6月27日]	(194)
与徐勤等书 [1900年6月27日]	(195)
与徐勤等书 [1900年6月27日]	(196)
致徐勤书 [1900年6月27日]	(197)
致徐勤书 [1900年6月27日]	(198)
致叶湘南书 [1900年6月27日]	(199)
致徐勤书 [1900年6月底]	(201)
致徐勤等书 [1900年6月底]	(203)
告办事人 [1900年6月]	(204)
示诸弟子 [1900年6月]	(205)
致办事人书 [1900年6月]	(206)
与徐勤等书 [1900年6月]	(207)
勤王行师议 [1900年6月]	(208)
勤王布告 [1900年6月]	(209)
勤王宜直讨京师议 [1900年6月]	(210)
历溯荣禄阴谋 [1900年6月]	(212)
致徐勤等书 [1900年6月]	(215)
致徐勤等书 [1900年6月]	(217)

致徐勤书 [1900年6月]	(219)
致办事人书 [1900年6月]	(220)
致办事人书 [1900年6月]	(222)
告翼雄等书 [1900年6月]	(223)
致徐勤等书 [1900年6月]	(224)
致各埠保皇会公函 [1900年7月16日]	(225)
与邱菽园书 [1900年7月]	(227)
与办事诸子书 [1900年7月]	(228)
与办事诸子书 [1900年7月]	(229)
致徐勤书 [1900年7月]	(230)
致办事人书 [1900年7月]	(232)
致办事诸子书 [1900年7月]	(233)
拳匪之乱天为复圣主而存中国说 [1900年7月]	(235)
答某国大员问新党执政之外交政策 [1900年7月]	(238)
致濮兰德书 [1900年7月底至8月初]	(240)
告全国民众书 [1900年8月初]	(242)
致各省督抚书 [1900年8月初]	(244)
上母亲书 [1900年8月11日]	(246)
与同薇书 [1900年8月11日]	(247)
与同薇书 [1900年8月12日]	(248)
与同富书 [1900年8月27日]	(249)
与党人论鄂败及伤伯忠之死 [1900年8月下旬]	(250)
与同薇书 [1900年8月下旬]	(252)
与同薇书 [1900年8月底]	(253)
致刘坤一书 [1900年8月]	(254)
与李提摩太书 [1900年8月后]	(257)
与徐勤书 [1900年9月1日]	(258)
与同薇书 [1900年9月3日]	(259)
与徐勤书 [1900年9月3日]	(260)
祭唐才常及六烈士文 [1900年9月6日]	(261)
祭吴小村文 [1900年9月6日]	(262)
上粤督李鸿章两书 [1900年9月8日]	(263)
刘、张二督致英沙侯电驳词 [1900年9月]	(266)
唐才常勤王辩 [1900年9月]	(269)
中国内情五策论 [1900年9月至10月]	(270)
与同薇书 [1900年10月5日]	(273)

与同薇、同璧书 [1900年10月17日]	(274)
各国今日之目的 [1900年10月中旬]	(275)
查中国事当辨党派说 [1900年10月]	(277)
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 [1900年10月]	(279)
张之洞电日本外部书后 [1900年10月]	(286)
附：《张之洞电日本外部书后》手稿	(289)
乞还舆京师以定和议而安危局折 [1900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	(293)
与柏原文太郎书 [1900年11月1日]	(298)
致邱菽园书 [1900年11月26日]	(299)
致谭张孝书 [1900年11月26日]	(302)
勤王乱匪辨 [1900年11月]	(303)
论死生 [1900年11月]	(306)
逆贼张之洞罪案 [1900年11月]	(309)
与张之洞书 [1900年11月]	(312)
张之洞诛捕新党论 [约1900年11月]	(317)
致李鸿章书 [1900年11月至12日]	(320)
论中国必分割 [1900年12月1日]	(323)
与同薇、同璧书 [1900年12月2日]	(327)
代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复湖广总督张之洞书 [1900年12月7日]	(328)
驳张之洞劝戒文 [1900年12月]	(335)
惜张之洞劝戒文措词未善 [1900年12月]	(348)
张之洞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书后 [1900年12月]	(351)
中国布新先除旧论 [1900年12月]	(355)
致各国政府书 [1900年12月]	(357)
致八国公使电代作 [1900年底]	(359)
与邱菽园书 [1900年]	(360)
与同薇、同璧书 [1901年1月7日]	(361)
与汪康年书 [1901年2月3日]	(362)
致井上君 [1901年2月]	(363)
题柏原文太郎与办学校经过 [1901年2、3月间]	(365)
致谭张孝书 [1901年3月11日]	(366)
中庸注 [1901年3月]	(367)
叙	(369)
中庸注	(369)
与同薇书 [1901年4月5日]	(393)
致谭张孝书 [1901年4月7日]	(394)

致铁君书 [1901年6月16日]	(395)
与谭张孝书 [1901年7月5日]	(396)
致域多利保皇会列位同志义士兄书 [1901年7月6日]	(398)
与谭张孝书 [1901年8月22日]	(399)
与赵曰生书 [1901年8月后]	(400)
致保皇会列位同志义士兄书 [1901年9月1日]	(404)
辛丑八月祭汉口诸烈士文 [1901年9月]	(405)
中印度舍卫祇树给孤独园佛殿拓影记 [1901年12月30日]	(406)
孟子微 [1901年]	(409)
序	(411)
附：《新民丛报》本序	(412)
孟子微卷一	(413)
孟子微卷二	(426)
孟子微卷三	(439)
孟子微卷四	(453)
孟子微卷五	(466)
孟子微卷六	(473)
孟子微卷七	(484)
孟子微卷八	(492)
乞撤帘归政折 [1901年]	(506)
印度游记 [1901年]	(509)
礼运注	(551)
叙	(553)
礼运注	(554)

与李提摩太书

[1898年9月24日]

李提摩太先生：

不见六日，即南下。闻吾北京有大变，未知皇上存亡如何，念甚！能保全否？望贵国主持救护。弟蒙贵国总领事收保在兵船上，卓如及舍弟未审如何？有先生保全，想无碍。北望泣血，惟先生爱照电示。并乞随时电贵国驻敝国官长兵船招呼，不胜感禱。弟知名再拜。八月九日。

[录自《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



戊戌轮舟中与徐勤书及丁巳跋后

[1898年9月24日]

吾以救中国故，冒险遭变，竟至不测，命也。然神明何曾死哉？君勉为烈丈夫，吾有老母，谨以为托，任甫若存，并以为托。照料吾家人，力任大道，无变怠也。同门中谁能仗义，护持吾家吾国者，吾神明嘉之。

孔子生二千四百七十五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九日，为绝笔告君勉仁弟，并示同门有志诸子。

附：跋后

此吾戊戌八月九日奉密诏至沪，付托门人徐勤君勉之绝笔书也。先是难将作，门人林旭两衔德宗朱谕来。第一诏命与同志筹救，谓：朕位几不保，不胜焦灼之至。乃与谭复生谋召袁世凯图之。第二诏知为将陷不测，乃假托办官报命往上海，曰：汝一片热肠，朕所深悉，他日更效驰驱，重建大业，朕有厚望焉。且又曰：汝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盖以在外或安，在内则危，故特遣出外以救之。先帝之苦心也。

惟为虽奉命，上折即行，仍欲留京营救。谭复生以救上事自任，幼博赞之，促吾行。黄仲弢告变，令吾易僧服走蒙古。幼博跪力请，任公同固请。吾以死生命也，少年在粤，遭华德里落砖，若死久死矣，仍往天津，经荣禄督署行。先上招商局船，以无上舱，改乘英人“重庆”船，于六日十时行。是日侵晓难作，先帝遭幽废。六时，步军兵围南海会馆，幼博弟与门人程大璋、钱维骥捕逮矣。即闭九城，断铁道，发缇骑三千，大索于京师，谭、林、杨、刘四军机及杨漪川侍御、徐子靖、张樵野两侍郎咸被逮。

党狱大兴，既不得吾，则又大搜天津陆海，驰电全国，附以吾影像，托于各国领事。连日沪船搜捕严密，而吾以五日晓出京，晏然不知也。七日，船泊之罟，吾登陆游眺，拾海滨五色石数篮而后登船。是时燕台道已奉密捕之电，惟有他事出，在舆中接电不识，乃检知即还之罟，而吾船已行矣。乃命飞鹰舰逐吾“重庆”，而飞鹰适载炭不足，遂中道还。及将至沪，吾门人忧甚，纷纷拟租小轮舟出吴淞外接之，而实无从着力，盖洞察防范已备也。

九日，至吴淞外三十英海里，英吏登舟，持吾像遍视，及吾，延入卧室，出像问曰：汝诚弑耶？吾惊问，乃出伪懿旨相视曰：康有为进丸毒弑大行皇帝，着即行就地正法。钦此。吾即大哭，即投海。英吏抱我曰：外传事未实，姑少待之。遂扶吾过英舰，然以为上必无幸，终当投海耳。乃赋诗曰：忽洒龙髯翳太阴，紫微移座帝星沉。孤臣辜负传衣带，

碧海波涛夜夜心。更念老母无以为养，思门人忠肝义胆，不以死生易心，不以寒暑易节，可以寄托者，莫如三水徐勤君勉。乃写此书，及与吾内子张妙华夫人一书，令其善事母，附以诗，令仆藏之，俟吾不测。

今阅二十年，君勉经海珠之变而无恙，吾与张夫人幸存。今日门人为吾与张夫人双寿介觞，张夫人亦于戊戌被捕幸脱者。君勉在高第被捕，麦孟华孺博、王觉任公裕数人之列者，事阅廿年，吾岁六十，当览揆之日，君勉、子良出此书请题。旧梦前痕，我心惻惻。

吾一身经万死，本不足计。然吾若被逮于朝，先帝即夕弑，吾永为叛逆若范蔚宗，而国事亦不可知矣。然吾经十死而不死，今竟能介寿，岂非天命哉！然而此二十年中，大劫频仍，朝市变易，国势日落，民生多艰，补天无力。重负先帝重建大业之望，深惭衣带之诏，一死固不足塞责，惟有愧怍感愤而已。

此纸写于由“重庆”船渡兵舰之小轮舟中，索得舟中恶纸劣笔匆遽写之，故不成书，聊以传言。君勉保存至今，从吾患难，廿年如一，益敬不懈。夫与吾游而党者不啻千万，其始勤终怠，或中道而变者，不可量数。贤哉君勉，臧洪畴也。横览天下，岂可得哉！

丁巳二月五日，康有为年六十览揆时跋此。

[录自《康南海先生墨迹》]



戊戌轮舟中绝笔书及戊午跋后

[1898年9月24日]

我专为救中国，哀四万万人之艰难而变法以救之，乃蒙此难。惟来人间世，发愿专为救人起见，期皆至于大同太平之治。将来生生世世，历经无量劫，救此众生，虽频经患难，无有厌改。愿我弟子、我后学体吾此志，亦以救人为事，虽经患难无改也。地球诸天，随处现身，本无死理。至于无量数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间，何足异哉？到此亦无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报，为可念耳。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九日，康长素遗笔。

附：跋后

此光绪戊戌八月吾将投海时遗墨也。是时京师调兵三千，闭城断铁路而大索。又调兵三千，停各船而大索。吾以四日奉上密旨促行，五日遂行。至津乘招商船而无上舱，遂以六日晓乘英“重庆”船行至沪，则沪又大搜矣。英领事派人以后旨见示，伪旨云：已革某官康有为，进丸毒弑大行皇帝，着即行就地正法，钦此。吾见上已大行，只有投海。英人抱我曰：闻上实在，虽欲死，请少缓，姑待消息如何，乃投海未迟也。乃写此书与门弟子，并与徐君勉一书，令其善视吾母，预为再投海计也。不意二十余年，归国无恙，重睹是书于庐山黄龙寺婆罗双树之下，亦可感矣。吾虽不死，而中国日危。然亦可知死生有命，非人所能为。此二十年中，自庚子拳匪之变，辛亥之革，南北之争，市朝变更，大官富豪，死者如麻。吾故旧在朝，亦鲜有生存者。若贫贱之民，死于沟壑兵燹不可数。而老夫尚能曳杖看山，与五老周旋，既感慨亦自烹也。戊午八月朔康有为更姓题。

再跋

吾童龀时，见族戚邻人贫病者，惻惻悯之，辄密取先母劳太夫人钱，或擅取米施之。十一岁从先祖述之教授公于连州学署，能属文，读史后遂纵览群书。至十四岁，觉吾身柔脆，有遗世思。十六岁，于象冈新乡楼上，拾《红楼梦》残本，竟夕读之毕，如黄粱熟后，人世富贵声色，皆阅过而弃之，惘然作出世意。二十一岁，感先祖之丧，庐于墓，闭门啜泣。谓天驱使人死，虽有至亲，无能救之。越年读书西樵山，寺观多佛道书，昼夜读之，长斋静坐。归卧故乡澹如楼，食豕如饲人，在众如无众，在身如无身，一念万年，枯木死灰，视妻孥如髑髅。既而闻母姊病呻吟声，而惻惻不忍也，曰：吾之有身，惟母育之、鞠之、生之、腹之，劬劳至矣，慈爱至矣。受人罔极之恩而不报，其能忍哉！谚所谓杀人填

命，欠债还钱，乃天下之公理，即法律之大原。于人心既不忍，于人治为不容，故虽甚好佛经，而不以出家为然，故以为人道莫宜于孔子也。

吾姊妹少同游处，至亲爱妻以终身望我，其亲义报劳至矣。子女既来则安之，习与相亲，其有痛苦呼号，岂能忍而置之。推之族人、乡人、邻人，见有颠连困苦者，亦复惻惻然不忍。又推之邑人、郡人、国人、大地百国人，见有颠连困苦者，亦复惻惻然不忍。又推之生物困苦者，亦复惻惻然不忍。方拿破仑杀欧人五百万，吾国不知，等于诸星。今则欧洲大战，每闻兵死，辄惻惻痛之。然则吾既心知诸星诸天之复有人物矣，其有困苦亦复惻惻然不忍。尽吾觉知之所及，即吾不忍之所及。惟智力有所限，境遇有所逢，吾虽于天下无不爱，皆欲养之，惟只有五升之饭，则只有饱吾一身及吾一家，此又人道无可如何之憾事也。

吾既为身，则惟爱吾身及吾同类，而不能全及鸟兽昆虫，以微生物无量而太微也，吾一嘘气、矫手足已可杀无量数微生物矣。且假欲保全之，则无一物无微生物。吾若戒杀食斋，则草木亦有微生物，势必并草木品亦戒之而后可，则己身先立死矣。故居樵山时，曾戒杀多月，后复食之，此又无可如何之憾事也。故吾有身而爱吾身，凡数千年圣哲之制作，大地之品物，吾皆宜享受之，而不必矫俭也。吾生于吾家，凡一家之人，父母、兄弟、妻妾、子女，吾皆亲爱之，不肯过严也。吾生于中国，又适逢中国之危难贫弱、国民之坠水火涂炭也，则惻惻不忍，触目痛心不肯逃。虽百经患难，忧能伤人，销磨吾灵明魂气多矣。然自患难来，行所无事，有不忧不惧之力，生有自来。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故自信死而有不死者存。故视大事若小事，曾豪末不以当心，视死生为不足介意也。虽然，吾于诸教主外，尚有自得之道焉。

吾廿七岁时，曾观一佳显微镜，见巨蚁若象，菊花一瓣若蕉叶，一滴之水，生物无数，中有鳞角，蠕蠕若蛟龙然，于是悟小大之无定形也。它日显微镜更精拓至千万亿兆京垓秭壤沟涧正载极无量数。则微生物之大，亦增至十百千万亿兆京垓秭壤沟涧正载极无量数之倍矣。由是以推，吾身之血轮，安知其大不如一天日乎？此天日之内，亦必有无量数之星气、星云、星团而孕育无量数生物乎？此无量数之生物，必亦自为一天，又有无量数星气、星云、星团，其中复生无量数生物乎？其生物亦必有如吾人者，能聪明制作、礼乐明备、机器精奇者焉。辗转推之，生物中之生物，各自为天，亦复自一十百千万亿兆京垓秭壤沟涧正载极无量数之天，皆非吾心至粗所能推算者。假以彭祖之寿，口诵心维，辗转推此无量数之天，而未有极也。

夫血轮与微生物，吾所不能见者，其大已如是之不可测。然则小者之不可谓小也，然则吾所见为大者，其果可信为真大乎？若有缩大镜推之，亦可以显微镜作比例也。则今之以天为大者，安知不更有巨物以吾天为其血轮、为其微生物乎？巨物之外天，又以巨物为其血轮，或微生物。如是辗转推之，自一十百千万亿兆京垓秭壤沟涧正载极无量数之天，仍是一巨物而已，以视吾天至微至微。又视吾天中诸星气、星云、星团而有一日，日中而有一地，地中八十三分而有一中国，其为微小，岂复巧历所能比数？然则就令奄有大地，与南柯之蜂王无异，况又蕞尔之中国哉！故即有大炮沉破大地，亦为至微而不惊。即能以

黄金铺遍大地，亦极粗略而不足喜。况其它争酋长于其地，拾尘芥之富贵，更复何云！道尧、舜于戴晋人之前，犹一哄也，亦何足譬之哉？

故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又何暇泥涂轩冕、锱铢金玉哉？化人之视王宫如蚁蛭，岂能例乎？故吾生无求富贵权利之心也，吾因而推久暂，亦无定时焉。吾之一秒者，微生物或以为一十百千万亿兆京垓秭壤沟涧正载极无量数年载矣。吾以为一十百千万亿兆京垓秭壤沟涧正载极无量数年载者无量数天外之天之巨物，或以为一秒焉。夜卧于阶，仰视流星，是皆彼地之死丧讣告也。然则自埃及开辟来之六千年，自羲、农开辟来之五千年，文化发明，曾何比于一瞬。况夫数百年之一代，数十年之富贵寿考，其益不足齿数，不待言也。吾既无大、无小、无寿、无夭、无长、无短，则亦何有得丧，何有好恶，复何有喜怒哀乐能厕其间哉？故吾之为人睢睢盱盱，无往无居，无闷无惧，无名无私，无毁无誉，无挤无拘，坦坦舒舒。人貌而天思，任吾自然，乐则行之，忧则违之。惟吾无如吾不忍之心，何故记入于人群，而自入于绳墨拘墟，遂为救国救民累，被祸而艰虞，然吾犹不辞而不去也。

吾昔以忧中国，七上万言书。遇德宗神武愤发，忧中国而变法。吾以戊戌受知，毗赞维新。旧臣恶之，搆于那拉后，遂蒙大难。闭城门，停铁路，发緹骑三千捕吾，复大搜于津、沪，遣飞鹰兵舰追于海上。吾乘英“重庆”船至沪，为八月九日也。英吏濮兰德出伪旨示我曰：已革某官康有为，进丸毒弑大行皇帝，着即行就地正法。钦此。盖由上海道蔡钧交英总领事璧利南而转交我者也。是时以为上既大行，无所往矣，只有一死，遂欲投海。濮兰德抱阻之曰：上未大行，犹在也，子姑少待。是时只有为死计，乃索纸写绝笔书告弟子后学。不意廿余年，此书流传，落于再传门人江天铎竞庵之手。竞庵为农商部次长，请吾题之以告天下。佛每遇一因缘，即一说法，而为一经。此亦一大事也，故不辞而跋其后。学者知此法而受用之，见其大则心泰。其视世之作断见，而专营目前之权利者，必犹腐鼠之吓鸳雏也。明其明德，修其神灵，自立自达，开天之天，而为化人，以救世为事。其所受用，如何哉！

戊午六月六日，南海康有为。

[录自《康南海先生墨迹》]



致李提摩太书^{*}

[1898年9月25日]

自从我们九月十九日会谈后，我便南来了。我想你一定还记得那天我们所谈的朝政概况，和你如何计划安全地窝藏我。不料在几天之内，竟发生了一件意外之变。

在九月十八日那天，我曾上了一封密折给皇上，请他委你做顾问，藉以保障他的安全。没想到变化这样快，使他竟来不及照办。

舍弟广仁是否安全？我想你会有电报给贵国上海领事班德瑞，再托他转交给我。现在中国真是大难临头了，惟一的希望是贵国能保护我们。

希望以后常常告诉我一些关于舍弟的消息，和北京一般政治的情形。

至于我个人的死活，全置之度外，我将尽我一生的时光为国人效力。所疚心的是，皇上洞鉴至明，遂不顾一切的实行改革，而因此却招惹了无数麻烦。

我相信你会很快的通知我，皇上是否安全。

[录自《戊戌变法》第三册]



^{*} 此函见于英国代理上海总领事白利南致英国外文部次大臣信的附件一，注明康氏作于9月25日，并托班德瑞转交李提摩太。

与班德瑞的谈话*

[1898年9月25日]

康有为说：自从今年八月二十三左右，我见到光绪皇上，直到九月二十日，我离开北京，他的健康情况都很好，所谓患吐血病等等，纯粹是反对变法的旗人派造的谣。

今年九月十六日，皇上曾命杨锐带给我一封密诏，说：

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与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我照例回奏了。

在九月十七日，皇上有诏，叫我逃走，说：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我在十八日接到这封诏书，曾对皇上说：如果你肯下令变法，李提摩太曾向我保证，他可以向英国政府说项，取得英国的支持。

十九日，我见到李提摩太。

二十日，不及整装，便仓皇逃到天津。

二十一日，搭英轮“重庆”号离开天津，二十四日，到达这里吴淞。

我从来没给皇上进过任何药饵，因为直到我离开北京时为止，他的身体一向是非常健康的，并且整天阅看和批答奏章。

关于诬蔑我曾接受过孙中山和其他在广州不满意于清政府人的贿赂的谰言，纯粹是捏造的。

我问康：何以光绪帝于九月二十日下诏，请西太后垂帘听政？

康说：诏书是西太后和旗人一派伪造的，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是直隶总督荣禄并包括所有的旗人高级官吏，按照他们的权位轻重大小，列序如次：

西太后

荣禄能干

刚毅无能

* 本文选自英国驻上海领事班德瑞于9月25日在吴淞口外英轮上与康有为谈话的备忘录。